兩朝憲章錄

兩朝憲章錄卷之二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吳瑞登纂述

嘉靖三年甲申春正月丙寅朔　南京地震行除　庚辰免上元節宴　壬午五星聚于營室　丙戌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大畧言　皇上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當考　興獻帝母興獻后并錄席書方獻夫之疏以聞　上曰此禮關係綱常便會文武群臣集前後章奏詳議尊稱及合行典禮以聞　二月庚子翰林侍讀湛若水言臣以經術事　陛下旬讀易至屯否二卦夫屯者陰陽始交而難生君臣欲有為而未遂此則　陛下登極下詔

時然也否則陰陽隔而不通內外離而不孚　陛下自視
今日於此卦何如哉夫屯而不濟必至於否否而不濟則
將來有不可言者一二年間天變地震山川崩湧人飢相
食殆無虛日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緩親賢之訓明醫
不以深痼之疾而廢元氣之劑今元氣之劑急親賢是也
須以賢大臣為之統領博求明先王之道者而侍文華講
磨聖學疏下所司　丙午大學士楊廷和乞致仕許之初
以大禮不合及諫織造忤旨力求去尋疏遂允　戊申禮
部尚書汪俊等上所議禮極辨桂蕚等議禮非是　上諭
曰正說大義不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無盡其參衆論

詳議以聞　乙丑翰林院修撰舒芬言　昭聖慈壽皇太
后聖旦乃　陛下愛日承歡之會而諸命婦朝賀則又得
天下之歡心以事其親者也今遽傳免恐失輕重况近因
陛下於所生有加稱之儀若此舉一出人心驚疑乞別
降綸音以彰至孝　上以芬出位妄言命奪俸三月　已
巳翰林編修鄒守益等言　太祖至於歷聖相授之統不
可一日不續特以　武宗為兄不可以分昭穆故考　孝
廟母昭聖以纘正統至於本生之恩特加帝后之號則于
私親不可謂不隆矣乃入加以　皇考之稱去其始封之
號則于正統畧無分別伏望　興獻帝尊號避　皇考之

嫌存始封之號庶于正統不至僭擬　上不悅以守盈出位妄言而責唐皐張翀鄧本公阿意朋言各奪俸三月

四月給事中安盤上疏言今欲別立一廟于大內則是明知　恭穆萬萬不可入　太廟矣　太廟既不得考　恭穆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　太廟哉此其說之自相矛盾者也疏下所司　戊戌吏部尚書喬宇等合上疏言頃罷汪俊召席書取張璁桂萼黜馬明衡等舉措異常中外駭愕以一二人之偏見撓天下萬世之公議內離骨肉外間君臣且書不與廷推特出內降陞為尚書百餘年来所未有者乞收回成命疏入報聞　戊戌兵科給

事中陳時明言宣大并州相繼告變内地歲凶民困設有不逞者跳梁于其間一呼成群此土崩之勢也宜及今選將練兵教之射藝國初南京設大小教場五軍將士永樂初既有五軍又有三千及神機等營官軍而中都留守山東河南大寧四都司輪班官軍隸五軍營操練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分十二營團操每營官軍萬人今徒冊籍存耳請命本兵大加簡閱三營將士聽征為一等聽選為一等老弱工役為一等而上下其月粮又軍必有選鋒每營各抜其驍鋭者三千人為遊兵若先鋒則選邊將善戰有謀者署遊擊令自選邊職數十人為領哨把總管隊官選

夜不收工劫營者數十人以教營士遇警即出又京營操
練毋具虛文毋拘成法使各以己意教戰務有實用此固
伐謀之上兵也兵部以所議皆切時務請先行選軍而後
圖營三歲一閱 詔從之 壬寅戶科給事中鄭一鵬奏
各宮日進月進數倍于天順時今歲災用缺往往借支光
祿而清寧宮仁壽宮未央宮每有多餘分饋戚里繼富益
奢不若留寺供應以張母后之德凡諸猪羊油麪請勅監
寺諒減 上曰祖宗朝嘗因天變減膳他宮勿動乾清坤
寧二宮暫減十分之一歲豊如故 禮部上議以為宜罷
大內建室之議立廟安陸 上曰朕本生 聖母躬親奉

侍而本生　皇考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月四[illegible]
黨同敗父子之情傷君臣之義欺朕冲歲甚失綱常　奉
先殿西室所司其亟脩葺以盡朕歲時追切之情禮官即
諏日具儀仍執違旨者罪無赦　己酉恭上　昭聖康惠
慈壽皇太后尊號次日上　章聖皇太后尊號　庚戌都
御史吳廷舉上言大禮宜勅編成書成我　明一經正前
代之繆時大禮已定　上報聞禮科給事中張僑劾廷舉
首鼠兩端陰附邪說劉禎又列廷舉欺罔九罪不報　金
星晝見於中位　乙卯御史盧瓊以災變上言腹心之深
憂者四一君身不脩二言路不通三命討不當四財用不

足根本之深憂者三一京庫虛匱二輔衛貧困三太倉乏儲咽喉之深憂者一言旦大洮岷虜患並起內地民窮迫而為盜恐生他變疏下所司　戊午禮部左侍郎吳一鵬上言四方奏報自二年六月迄今二月其間天鳴者二地震者三十六各雷電雨雹者十八暴風白氣地裂山崩星妖者各一民飢相殺食者二非常之變倍于往時願　陛下躬行明詔以先群下救疾苦罷經營信大臣納忠諫以回天意　上曰覽疏朕心惻然事屬朕躬者朕自當之有司其尚交修以弭天變

臣按我　太祖因水旱飢荒或以四事自責或以四

鼓步禱或秋粮盡行蠲免　成祖詔求直言　宣宗
以為昧於省過是皆實能脩省故天心眷顧為我
明聖主何嘗待群下之奏疏而後然歟　世宗時天
鳴暴風變于上矣地震山崩變于下矣妖產食人變
于中矣此輔臣禮官不能燮理之過一臚類數而言
之能使　世宗惻然自悟與魏相不隱災異李沆日
奏異聞相同蓋恐其君富於春秋或生驕恣故為此
危言以悚動之耳吁亦得告君之體矣
五月乙丑修撰呂柟以修省自劾不職十三事以致災變
所由起引為已不能獻納之罪言甚切直　上謂大禮已

定榊巧拾妄言事涉忤慢下鎮撫司拷訊已己大學士王
鏊卒賜齋粮五十石麻布五十疋贈太傅謚文恪鏊日侍
孝廟講讀會東宮將出閣尚書馬文昇請簡正人以端
國本首薦鏊陞吏部右侍郎虜酋火篩入寇鏊上籌邊八
事多見采用正德元年召入內閣改武英殿 武宗初踐
祚尚書韓文率諸大臣伏闕請誅逆瑾等 上詰問衆相
顧莫敢先發鏊獨言瑾等為亂本不可不亟除瑾以是憾
鏊鏊亦自度不能久于位遂力求去居閒十餘年海內想
望其風采嘉靖初特遣使存問鏊以疏謝因陳講學親政
二事詔嘉納之至是卒年七十五鏊幼穎悟不群問學贍

傳為文春容爾雅當世式之其立朝大節卓然可觀士大夫咸惜其用之未究云　壬申上定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奉安　獻皇帝神主　甲戌吏部尚書喬宇言邇者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各以言事下獄人心皇皇以言為諱况茲天氣炎蒸法司罪人俱蒙釋減若此文學侍從之臣必在矜恤疏入報聞　六月辛亥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為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辯一篇　上以蕙出位妄言令鎮撫司逮治搒訊璁萼同上疏條為十三事疏奏留中　七月吏部尚書喬宇引疾乞休　上俞允之至是許中劉隅各疏言宇忠節清望冠于一時昔守留都值宸濠搆亂有

保障之功今任銓衡素風淡泊門庭生色正清朝所倚任者不宜以一辭遂聽其去 上曰朕未嘗不用宋宇自以疾求去耳 丁丑六月尚書秦金等各以疏極言 章聖皇太后尊號不當去本生二字疏入俱留中於是大學士毛紀石瑤並疏本生二字尤為緊要不宜輕有更易得報有旨 戊寅群臣以前疏不下朝罷相率詣左順門跪伏或大呼 太祖高皇帝或呼 孝宗皇帝聲徹于內 上遣司禮監官傳諭群臣仍伏不起 上命錄諸臣姓名執為首者以學士豐熙給事中張翀等八人詔獄于是修撰楊慎乃撼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 上大怒命逮

五品以下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悉下獄拷訊

己卯奉冊寶上　太后尊號冊文曰子皇帝

甲申奉迎　恭穆獻皇帝神主至京師奉安於觀德殿

己丑大學士毛紀復疏乞休　上允之　八月丙午晉府

西河王奇溯有孝行其母嘗病渴王仰祝天地中井泉湧

出飲之病愈又建醮祈禱有雙鶴飛鳴繞壇後母卒王哀

毀骨立宮墀古栢生奇花二朶異香襲人人以為孝感至

是晉王上其事下所司勘實命勅獎諭　九月癸亥令天

下罪囚應議折贖者皆輸粟預備倉以需賑濟丙寅始定

大禮稱　孝宗敬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

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詔諭天下　命給皇親玉田伯蔣輪指揮蔣壽文崇張楫等地頃　已巳先是錦衣衛百户俞賢以太監俞泰義子傳陞管事兵科衆論謂宜裁革兵部奏言祖宗舊制武職以授軍功管事必由推選至於夤緣乞陞則孝廟之禁例而查革冒濫又陛下登極之明詔也今俞賢曾無公家之勞又非太監子姪以錦衣管事之銜而加之僕隸厮養之輩輕褻名器紊亂典章乞亟行裁革以杜陳乞之端得報有旨　庚午大同總兵桂勇請罷張文錦所建罘落高山二堡撤回戍守官軍以安衆心詔從之　辛巳御

史王木以大臣相継罷去乃疏薦大學士楊一清尚書王守仁言今欲興道致治非二臣不可章下所司　命漕運輕齎銀兩悉給運軍支用不必扣取羨餘過淮之日總兵與都御史驗封給與十分之三以為沿途費其餘待至灣御史員外等俱驗給之完糧之後各衛所官具報支銷数目有朦朧侵欺者聽運軍陳訴從重遣戍把總官失覺察者降二級回衛差操着為令　甲申上以大同宣府糧儲告乏命户部及今兩鎮有年亟發太倉見銀發太僕寺馬價各十五萬遣官和糴分貯鎮城以備支用有虛数射利者按其罪　甲辰新定運糧軍行糧隨正交兌之法官

軍便之惟蘇松二府原無額坐江北行粮勢難加派于是
應天巡撫吳廷舉請以各府該運鳳徐二倉粮免觧民運
納到倉即在水次兊與江北官軍以抵合用行粮淮陽等
府原坐常盈倉粮就近改鳳徐二倉補還江南蘇松等府
粮数應起存之数两不相虧戸部覆議從之 吳廷舉言
内官監監收白熟粳米額外科索無厭大率正粮一石加
費二石方獲批單雖屢經詔旨而該監科索如故戸部請
命巡視光禄等科道官带管訪察奸弊以聞 上曰然今
後内官監收粮每石加耗一斗不許分外多收有仍前科
索者如法究治巡視科道官不必带管

臣按宮闈朝覲署所御給者蘇松常嘉湖五府運糧而所運之中糙者屬之於軍白者屬之於民軍之行糧皆民所辦而運不與焉猶可解其苦也乃白糧者息部粮長費船夫脚價動以千計往回交納動經踰年洪閘之所停留風雪之所漂泊推輓到京蓋幸身家可保矣而該監科索不足其欲不收不獲其單不遣逼勒多端抵貸無措籲天哀訴誰則憐之豈知正粮一石船脚已費二石而監復倍之斯民幾何而不窘且死也幸而吳廷舉建言于朝而 世廟加耗一斗科索者如法究治則五府之民其少甦乎然必科道

帯管厫有所避忌則法可永久不然倉人無厭之心稍寛則復肆而良民有限之財愈取則愈急將見國步因之矣矧今五府地方旱則震澤涸輙澇則滄溟嘯溢春辦正粮且不能給而況額外科索乎願 皇上以五府為腹心以總部為子弟而勅諭科道痛加究治則瘡殘憔悴孟子以為猶解倒懸矣

十一月甲子吏部右侍郎胡世寧以疾在告聞大禮之議群臣有廷杖死者乃上疏曰群臣有罪宜悉下司冦問理罪狀明白輕重誅黜皆依律斷若乃廷辱之以箠楚僇辱雷霆之下偶傷日月之明大為天地生成之累矣傳播天

下書之史冊鞭朴行于殿廷刑辱上于大夫非所以昭聖
德之美也詔下禮部議聞　丙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言
前大同之變若先有總制大臣控治宣府則大同軍士必
有所憚而不敢肆撫臣將官亦有所伏而徐為計其禍可
弭也土魯番入寇甘肅若先有總制開府蘭州檄至即發
兵阻遏則地方不至殘破而王師不勞遠征今大同人心
猶多反側河西番虜尚為跳梁請勑兵部會舉才望大臣
二員一總制宣大一總制陝西三邊假之權宜重權三年
責其成功庶內變可消外患可靖兵部覆議宣大總制有
侍郎臧鳳故事陝西總制有侍郎李鉞故事孟春所奏可

從　上是其言　己卯詔胡瓚總制宣大軍務相機撫勦定賞格擒首惡者賞銀五百兩陞三級擒助惡者賞銀二百兩陞二級擒脅從者事平之日亦各給銀三兩瓚請發布三萬疋羊皮短襖千領分賚從軍之士　上曰大同亂軍雖凶悖皆良民朝廷不得已而用兵止除首惡餘皆不問　戊子初壽寧人張虞犯斬罪以矜疑免死發充邊衛永遠軍未遣死獄中例當遣其子金鳳頂補御史簡霄言虞以情輕減死今繫死已足抵罪又勾丁補解是罪及子孫也請免金鳳發遣刑部覆請　上是其言詔金鳳免補仍令後除叛逆外凡減死充永遠軍未遣而死獄者俱免

勾補者為令　十二月辛卯大理寺右評事韋商臣言臣
以廷平庚獄為職請詳獄之大者群臣以大禮忤旨調任
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謫戍者學士豐熙等八人杖死者
編修王思等十七人皆國家大獄關係非輕願　陛下大
奮明斷復戍者之官錄死者之後逮繫者釋之而正訐者
之罪　上以商臣責直沽名率意瀆奏令降二級調外任
戊戌遼東妖賊李真陸雄等聚衆謀為不軌突入山海
關殺守關主事王冕守臣以聞　上命各鎮巡官嚴限逐
捕優䘏王冕　己巳總督宣大侍郎胡瓚承勅誅捕首惡
移文總兵桂勇密令千戶苗登計擒郭鑑等十一名揭示

勅旨斬首梟示隨撫保五堡軍士人心稱快越二日堡軍郭巴子復起拒城殺桂勇家口十餘人燬其居衆掖勇至賴朱振營求得脫又攻前發等燬其家于是瓚言亂軍乍順乍叛反覆不常必兵臨境設法禽薙乃可底定 上曰胡瓚暫駐宣府俟首惡盡絕人心已安即日班師 上命陝西設提督軍務大臣一員該部議才優望重者往于是推大學士楊一清兵部尚書彭澤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 上命一清以原官改兵部尚書提督軍務

嘉靖四年正月庚申朔 提督軍務侍郎胡瓚言大同天兵變境渠魁已擒必鎮撫得人庶可整頓綱紀今所賴以

坐鎮叛孽者獨總兵桂勇朱振耳若巡撫都御史蔡天祐畏縮涕泣專事姑息臣恐不足以消禍本而靖邊鄙也上降勑切責天祐令與朱振勉圖後功　乙亥巡撫寧夏都御史張璿請加給邊儲户部議以淮塩八萬引山東小引塩肆萬引各定其價召商中塩收買芻糧貯之要地以備客兵夫用務禁權貴奸商占窩之弊報可　戊寅賜兵部主事王冕祭一壇贈光祿寺少卿初冕遇陸雄之難其毋先為賊所傷冕挺身救之已而賊脅冕從冕罵賊以死兵部狀其事請卹之　上念其忠孝可嘉故有是命　庚辰總督漕運胡鍈疏陳六事其一言淮安鳳陽以拍地萬

宜穀粟而少塘堰一遇亢旱則坐觀枯槁淮揚以東地下宜秈稻而少隄圩一遇水潦則任其淹沒故江北地利不盡乞勅徐頴兵備官督率所屬躬親相度隨其高下開濬修築教民播種一如江南則無曠土無惰民而民食可足其二言山陽寶應高郵江都諸州縣地臨白馬甓社邵伯黃山諸湖延亘三四百里兼以天長西山諸水時為泛濫遂至衝決運道田地多棄而不種稅糧無所從出運船亦往往摧壞其中為患甚鉅乞勅治河諸臣乘時堅築運隄量度地勢建立平水石閘以為疏洩之計其三言撫屬設立夫廠十有一所應付往來官船歲無虛日困疲特甚乞

將兩淮鹽引、各處截角銀兩、盡行禁止。令於掣驗所每引量徵備賑銀一分、以濟夫厰、以减州縣之夫價、以甦奔走之疲民。其四言各衛所官軍、舍餘占買民田、名曰寄庄、錢糧不輸、遺累里甲、甚有田為己業、而糧遺原戶、歲久人亡、則田去而糧存者、往往皆是也。乞勑有司清理、官軍置買民田者、令供賦役如民。其五言鳳陽府先年欽賜會昌侯㑹家畝地界、於永城亳州之間、地方荒棄、為盜賊淵藪、宜給民佃種、收其子粒、轉發會昌侯家。其六言淮安府所屬山陽鹽城二縣、相去三百餘里、中有太湖之險、而支流委曲、尤為藏匿、民多聚而為盜、莫敢誰何、宜擇道里之中、增

設縣治或照沿海守禦所事體築立墩堡量撥官軍防禦
下户部議可詔悉允行　丙戌江西巡撫盛應期既陞兩
廣總督乃籍任内所儲預備倉穀数以聞户部仍請勅天
下各巡撫官嚴督有司用心儲蓄毋事虛文　上從之仍
賜應期銀幣　二月壬辰提督軍務侍郎胡瓚還自大同列
上功狀兵部議瓚等討賊未有成功遽爾班師事屬輕率
且叙功徼賞尤非臣下所宜罪在不逭　上詰責瓚而賜
掛勇銀三十两以旌其功　癸巳兵部侍郎鄭岳言山海
關征稅非舊例請罷之　上報騎載肩荷者勿槩征每歲
所入務覈實以為修邊費有侵匿者許巡關御史劾治

復鳳陽府正陽鈔關稅　丙申　先是蘇松常三府大饑
歲賦從緩征計銀三十八萬有奇俟兩年之後帶征至是
巡按御史朱寔昌言凶災之餘方值一稔即輸辦歲賦猶
恐難之柰何復責宿逋重為民困事下戶部覆議朱寔昌
言是原定帶征之數宜派為二分歲征其一若四年以後
帶征錢粮有可緩者宜蠲之　上從其議于是蠲蘇州府銀
三萬八千四百两草一十四萬包松江米一萬七千八百
石常州米五萬五千石草一萬一千八百包　北虜大舉
南牧復促楊一清赴邊　戊申命都督同知朱勇提督京
城巡徼初勇總兵大同郝通代之勇還會京城多盜復以

委爲。三月癸亥詔留兩淮餘鹽銀三萬兩支給淮揚各衛所運粮京操官軍行粮。壬申大同首逆郭疤子韓天禄等四人助逆焦啞雲馬江等三十四人先後捕獲詔賜有功人員銀幣有差郭疤子取具罪狀處决仍刻榜畫形傳示各邊。甲戌命修獻皇帝實録。壬辰仁壽宮災。四月戊申光禄寺署丞何淵上疏請立世室崇祀皇考下禮部會議。五月甲子泰和伯陳萬言駙馬都尉鄔景和以被劾各上疏引罪上復切責萬言景和爵高禄厚日給非不足乃縱容家人開張店面剝害商民干紀國憲本當究治然既認罪姑貸之仍令其所司緝治其主事

家人不貸　丙寅禮科給事中楊言等復上疏乞罷世室之議其畧曰　祖宗身有天下大宗也君也　獻皇帝舊爲藩臣小宗也臣也以臣並君亂天下大分以小宗並大宗干天下大統無一可者章下所司　丁卯巡鹽御史張珩請以兩淮運司餘鹽銀每歲貯三十萬於太倉預發三邊糴買粮草或將原銀貯庫以備不虞部議以宜觧太倉每積銀至十萬兩即照例觧報年終類數造册以便稽查因言珩勞績卓異宜加旌奬　上命賞珩羊酒表裏　提督三邊楊一清請淮浙開剩引鹽召商糴買隨宜處置以備緩急　上從之　甲戌廬州府知府龍誥在任修理義

倉置買義田行賑糶賑濟之法又條積蓄便民八事戶部覆議得旨寵諭留意備荒有裨仁政加官一等所奏事宜果便利通行各府有成效者具奏加陞如例　順天府東安縣潍縣雨雹如鵝卵自未至酉大殺禾稼　乙酉初禮官會議別建一廟奉祀　皇考已得旨旋以疏內有云獻皇服盡與　孝廟一同復遣中使諭禮官查議議上

上曰　皇考止生朕一人今已入繼大統別無奉祀嫡嗣必特立一廟以後子孫世世獻享不遷伸朕孝思　六月庚子進　武宗毅皇帝實錄是日禰廟興工　七月庚辰兵部尚書李鉞言織造局太監刀永等奏稱缺乏匠役舉

昔收用臣等切以為不可夫儲粮與國脉相為流通軍匠與粮儲互為損益查得織染局見在軍匠二千一百六十四名內官監七千八百五十六名併今新收一千五百有奇以歲計之該支粮米一十五萬二百四十石其他監局食粮人役難以數計若使弊端復開則京通二倉所積立可待盡可不寒心哉得　旨司設監兵仗局人匠各准收五百名內府匠役從宜量收　丙戌命填註錦衣衛正千戶孫堪許錫俱見任管事故事蔭叙軍職不得管事上念先臣孫燧許逵臨難死忠大節表著故特從兵部之請

臣按錦衣職掌在直駕侍衛巡察捕緝等事恩功寄

祿無常員自永樂後任遇漸加視諸衛獨重焉凡蔭敘軍職不得管事為事所關者最係鉅也奈何權貴尊寵冒濫恩功甚至無恩功而藉勢力者亦得竊據于內其不輕褻朝體誤傷善類者幾希雖屢經劾奏而終不能清合無考其來歷次其等第必如孫繼訓遠之後方許見任管事則忠勳良裔可以稱職而彼徒以緣夤倖用者亦將少止矣噫 世宗之初其慎選錦衣者蓋如此願 皇上法焉

八月丁未 上念歲災民困欲暫止仁壽宮役大學士費宏等言 昭聖皇太后文康仁智殷意或不安以漸修復

庶足以見 陛下之孝又方有旨修建不待 世廟完
旬日之間再難改更 上曰時值災傷民生因苦殊甚歆
暫停以恤元命 皇伯母安處仁智殿亦為宏敞但孝奉
不可一日或缺而小民亦當愛念所遣各官毋得科擾違
者罪之 九月癸酉江西巡撫陳洪謨巡按秦鉞疏言撫
州府崇仁縣處士吳與弼華蒙先朝禮聘受春坊諭德不
仕歸老于家砥礪名節有功風化乞特建祠本鄉賜祠額
祭文令有司致祭從之

臣按與弼為學之初粗衣敝履舉動效古見明道見
獵有喜心益知聖學為必可學小樓坐臥收斂身心

其不為俗所崇可知當其承　英宗之聘辭諭德之官殆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志者有士如此取其鄉焉足矣而世儒議其規卿相之位有傲世之心抑何好議其短哉然稽之我　明二百年如與弼者蓋不數數得也所謂鄉賢之最者吾誰與歸

辛巳致仕刑部尚書林俊疏言伏讀明詔仰見　皇上於議禮得罪者若有悔焉臣竊意存恤叙復旦夕必且有命何至於今猶未聞也臣又惟古者進人于朝與衆共之非必欲爛其體膚而致之死也成化時臣猶及見廷杖三五臣綿衣重氈然且卧床數月而後得痊正德時逆瑾用事

始啓去衣之端。泰年諫正南巡，逐死杖下，幸荷新詔收卹。
臣又見成化弘治詔獄諸臣，惟叛逆妖言好生打著問，其
餘常犯送鎮撫問法司議擬。今一槩拷訊，無復低昂，非祖
宗行厚之意，恐失舊典。疏上，下所司。　十月丙戌，初遼東
議修邊墻，夫及四年，又以積雨頹壞，至是巡撫周瑯等復
請修築。　上從之，令酌量緩急，以漸脩理，務令堅厚經久。
仍勅戶部以長蘆額鹽六萬引、山東四萬引、兩淮三萬引，
行該鎮開中，以給工費。　乙未，　上以四方災異，命輔臣
撰旨，諭上下同加修省。大學士費宏等上言：應天以實不
以文，感人以行不以言。　皇上欲盡脩省之實，必存心于

政氣加意于窮民而後可今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于科斂工匠不能停減則民力勞于奔走近京地土半為莊田而民間養馬當差之費無從辦納入庫錢粮賠納過多而遠方承領管觧之人無所控愬太倉無三年之粟而冗食者汎充不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撥不休况忠直之士以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臣以敢言為職而每加詰責有罪當刑者屢經審録而不為處决無冤可辯者或加優旨而仍令看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此臣等深憂極慮而不能已于言者又前日 皇上憫念民窮欲暫停仁壽宮役臣等不能將順 聖意若因修

省暫且停止亦未為不可也疏入　上曰覽疏具見忠誠
輔導之意近日或雨雹或星變朕以惶懼故命卿等換旨
省察此非下民之咎其失在朕也卿等所奏工役未達者
停止見造者亟完各監局匠人等係是舊額除奉旨外毋
得煩擾京營之軍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畫賊為詞輕率者
亦宜治戒因有罪追生窮民以冤抑致死令法司從公審
處其餘事宜所司酌議以聞於是工部尚書趙璜請罷
德殿等工併　世廟及仁壽宮完日乃可議興他工　上
納其言併罷仁壽宮召採木侍郎王軏來京　禮科給事
中疏上經筵三事一言起復尚書羅欽順請告祭酒魯鐸

被謫修撰呂柟皆有行誼通經術可任講幄二言　上心有疑無恥下問宮中所覽書史併賜延訪且無諱亂亡以存鑒戒三言功貴有恆昔　敬皇帝御經筵至十二月乃暫輟今率十月而遽輟且時未甚寒願以留　聖心章下所司　癸卯戶部覆費宏等議言內府所收江南粮每石加二倍有餘請勅監庫毋浮額外多收　上曰朕念歲災民困方加意撫恤今後各監庫務遵前詔每石第加耗一斗多收者罪之

臣按三年十月應天巡撫吳廷舉言正粮一石加費二石　世宗已有加耗一斗寬治多收之旨矣至今

四年十一月己巳諭午美而監庫多收如故毋亦監庫之官苟無定令而科道之官無所覺察也至是乃動大學士費宏之疏此臣所以謂科道不言則監庫終不可制也歟

十一月戊午太監梁棟奏內府供用金珠寶石缺乏戶部尚書秦金言朝廷經費多端太倉所餘無幾此外別無區處至於珠石非京中土所產祖宗朝俱有內藏皇上恭行節儉必不以此玩好之具勞民動衆況廣東雲貴等處災異頻仍一聞採取民何以堪上不允令照前年事例採買

十二月戊申上有旨再諭尚書伊訓併聖祖

所製洪範誥與近自御製無逸分為三冊共成一書後奉
聖諭將皋陶伊訓無逸通加註釋名曰書經三要 聞
十二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癸未兵部言驛傳所以宣布
政令給驛往来事最浩繁費亦靡廩給口糧夫馬船隻
俱有欽定額例而人心玩愒弊源日生竭民之財窮民之
力展轉相傳無有紀極非嚴加禁革則公私俱乏因以驛
傳應革應因事宜條具以聞 上以其有切時弊從之

兩朝憲章録二卷終

兩朝憲章録卷之三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五年丙戌春正月甲申朔　乙酉京師飢民日多詔養濟院月給米蠟燭旂等二寺日給食務發寳以惠窮民　丁酉虜亦卜剌住牧寧夏賀蘭山後將以氷合渡河入套陝西諸邊皆患之鎮巡等官以聞　上趣提督王憲兼程赴任　丙午禮科給事中林士元等劾奏學士桂萼兼刑部尚書趙鑑論陳洸罪犯至攘臂相加輕蔑禮法莫此為甚夫君道友道則賢者以誅之今洸有不赦之罪而萼乃欲撓法以逆君忿炎横於胸臆攻激加于班僚殊失大

臣之度章下所司丙午大真人張彥頫以府第被災請
賜更造　上命有司造焉遣內監一人往督刑科給事中
黃臣言頃者趙秦榮三王府災第詔行勘佑許令彥頫所
請未經佑勘輒以煩有司且遣中官往督是出親王之上
也昔漢欒巴噀酒殿廷而成都火滅　陛下謂彥頫有道
術而曾不能救其家之燬將焉用之　上詔如前旨　二
月甲申御史雷應龍言光祿寺歲供鷹犬肉一萬六千五
百餘斤蟲鳥食菽豆薥秫五千工百餘石禽獸費民財恐
累　聖德請悉罷之　上以朕即位以來凡百玩好不經
耳目惟欲慎德而治以安生民是鷹犬蟲蟻一無所益毋

歲虧養乃耗費以萬千計者該部官查覈以聞　乙丑戶科給事中管律言兩淮鹽課舊制七十二萬引有奇共消股四分以給工役賑濟之需存積六分非國家大事邊警有急未嘗擅開糧草皆輸本色未嘗溢收銀價是以國不言匱邊不告歉正德中改常股存積皆為正課彼利生姦遂令商人自請開中又皆折收銀價緩急無備臣請自嘉靖五年始盡復舊規則公私兩便從之

謹按洪武三年募民輸粟中鹽二十八年令各處邊方糴鈔出榜招商開中納米至永樂年間淮鹽一引納米二斗五升或小米四斗商人既獲其利不憚其

勞故自出財力自召游民自墾邊地自藝菽粟自築墩臺為百世利成化年間遂更其法以為先時納米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不著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是以一引之鹽致八引之利也當時戶部以為實利其法遂更自是商賈撤業邊鄙荒蕪大壞而不可復收矣豈知商人上納本色則邊方買米者衆邊方既以貴米則農夫墾地者多

祖宗設立之善意正在此今以年例納銀鉅數雖多而實益則寡經歷各邊所輸已去六七而邊無糧草其數十倍於前及邊方一旦有警用粮緊要方始

召納本色糧草商人觀望多不肯惟緣有中税所入甚微耳此豈久遠之良策耶伏覩 皇上毅然申明舊制預備邊餉開中本色如淮鹽七十萬引每引米米五斗一歲一中中納不已蓄積充盈不必輓輸之勞不必空虛之患視年例納銀功相萬也或曰開中雖利而商人不行則柰之何昔 孝宗嬡閣詰問其故劉健以為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李東陽以為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弊昨既復太倉年例之銀復嚴奏討夾帶之弊則邊方開中何患不及 二祖時哉

丙申甘肅巡撫陳九疇兵部尚書金獻民各奏哈密二種向因避仇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寺等處異類雜居終難輯睦議得肅州北境棄地量與築室修城以安之將來杜後患至是總制楊一清覆議各夷自內屬以來未嘗為患一旦遷之外地此不比合屯剌則必西連吐魯番從召釁未見有益臣謂待哈密復立之日方可議此 上以為然令提督尚書王憲轉行鎮巡官曉諭撫綏各保生業毋致疑貳 戊戌 上御奉天殿策試天下貢士 賜龔用卿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辛巳兵部侍郎胡世寧言比者官匠趙金

等五十四人以太監蔣忠一言盡行陞職　祖宗列聖以
來未之前聞也且自古國家財盡必取于民民窮必至於
變今官賞既濫則俸入不得不增恐有限之供輸不能給
無窮之用度也　陛下為　祖宗保天下為天地養生民
不宜有此疏入未報會太監周續等乞録故太監溫喬奏
文宗詔[redacted]從之于是尚書李鉞等驟諫言我　朝舊制武
階專以待軍功管事必由於推選自正德間為權奸所亂
幾危社稷今釐革未幾而内臣乞陞之奏隨請隨得如
祖宗成憲何如天下公議何　上以陞復官職亦先朝故
事戒鉞等勿復言　五月戊子御史譚汝儀言近日給事

中衛道御史亙養浩以言忤旨尋復其官天下莫不頌
陛下之至明太監崔文昇上擅權輒賜罷斥天下莫不頌
陛下之英斷乃御史張潑請宥豐熙等罪　陛下既命部
臣議上矣俄而復已之臣恐歲月漸深死亡踵至縱　陛
下他日欲憐而用之將何及乎御史喬禚論內臣谷大用不
當召還而　陛下不聽臣恐起用此輩根據日固威福日
移　陛下他日欲毅然去之其可得乎伏願推昔者復衛
道黜崔文之心宥豐熙余寬張漢卿郭楠呂柟等而叙用
之退王堂谷大用而別選內臣謹厚者以充任使則匹休
古帝王矣章下所司　辛丑刑部尚書趙鑑以疾乞休

上以鑑情辭懇切優詔許之特賜馳驛致仕仍令有司給以月米數石歲夫六名鑑陛辭上特製詩一章畧曰龍箋賜之以寵其行舉朝咸嘆鑑有奇遇

臣按大臣進退關國體統進而輸忠於朝使之得藉其盛固榮也退而休息於野使君仰其高尤榮也世降下衰干祿固寵者比肩不為聖明弃黜不去不為臺省指摘不去以致眷顧日衰公論日著身立危疑之地然後不得已而告歸蓋已晚矣趙鑑方屬任用而即疏乞休 世廟重之以在途之馳驛居家之夫米既已極優而製之以詩書之以箋尤為曠古盛典彼

依依於銓轉而不能勇決者宜其視之為奇遇哉

甲辰召用大學士楊一清一清辭之復疏五事一曰聖孝二曰聖政三曰聽言四曰宥過五曰和衷　上優詔褒答不允辭　六月甲子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珤賈詠入見宏珤詠先入　上諭之曰卿等昨和朕詩朕亦為卿等作一詩相勗一清繼至　上諭之曰卿昨歲督邊殊有勞勣茲特召還輔理朕為一詩賜卿卿其勉之宏等皆頓首謝

臣按　太祖御黃閣為宋濂賦醉學士之歌　宣宗御文華為楊士奇等賦樂有嘉魚之句于詩獻和蓋

真有明良喜起氣象矣　太祖曰但有益於彼亦何傷　宣宗曰當以成周君臣自勉蓋皆有冀望之思而匪徒恃音律也哉

世宗平臺四詠遠追先志而下勵臣工於宗則以沃心輔德期之於一清則以政本皇綱賴之於理則曰化成在人文於詠則曰治理須于平蓋皆用人警戒所以弼嘉靖初治宜其有光於祖宗矣

庚辰致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韓文卒贈太傅諡忠定文山西洪洞人為給事中劾都御史王鉞且辭侵兩宮上怒逮至文華殿拷訊幾死後歷南京兵部尚書嚴以死者

相枕移咨戶部請預支倸粮戶部以未得命爲辭文曰救荒如救焚民命在旦夕安能忍死待耶遂發米六千石以賑正德初憤八黨擅權亂政率諸大臣抗疏極諫劉瑾恨之矯詔奪文官二子士聰士奇皆削籍已又矯詔逮文欲殺之會有投匿名書者事不果坐罪罰米三千石輸邊瑾誅始得復官致仕　上即位加太子太保賜誥褒美其詞曰倡危言以扣闕屹乎山嶽之不搖冒奇禍以忘家凛秋霜之不變至吏部議謚則又曰愚同甯子而卒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于學訃聞　上素嘉其忠亮故卹典獨厚云　七月壬午朔享太廟遣駙馬崔元代給事中章僑

言曰廟享重禮無故不宜遣代矧雖親屬貴臣於精氣類
相感　祖宗之靈決無歆享之禮又況臨時差遣怱遑就
位誠敬何在　上以僭妄言奪俸三月　八月乙亥　上
頒示輔臣御書十二字曰法　祖安民奉　天循道福善
禍淫且諭及
皇考昔年垂訓之功今日勉學之勤于是宏等疏謝　九
月癸未火星犯太微西垣上將星　辛卯安　恭獻
帝神主於世廟　丙午時上聽政之暇頻事詩詞間與太
學士費宏討論詹事桂萼以為詩詞小技恐勞　聖躬
上曰朕學詩以不妨政務爾言固見忠愛但宏既居輔弼

職在講論朕有所疑亦必諮問　庚戌山西巡撫江潮言
宗室養給祿米日增歲徵不足乞將各府祿糧徵收每石
夏稅六錢秋糧八錢而放支則折銀五錢撙其餘數以補
節年拖欠之數户部謂其能量入為出撙節得宜請着為
令　十月己未詔修仁壽宮一依先年規制陞巡撫王鑑
為工部右侍郎總督收買大木　壬戌　上親製　皇考
恭穆獻皇帝恩紀含春堂詩集序　致仕户部尚書劉麟
卒麟由知縣歷今官三十餘年操履清白始終一致嘉靖
元年懇疏乞休璽書褒美賜馳驛還鄉家居杜門不干預
州郡事與弟大學士鼎友愛惇睦家庭肅然臨終戒其子

勿求恩澤士論重之卒贈太子少保　庚午上製敬一箴

及註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須賜大學士費宏等

宏等疏謝因言此帝王傳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請勅工

部于翰林院蓋亭豎立以垂永久仍勅禮部通行兩京國

學併摹刻于府州縣學使天下人士服膺　聖訓有所興

起　上諭如議行

臣按我　太祖識人心道心倚伏之幾操而存之罔

敢自暇自逸即其觀心亭所建蓋真得虞廷十六字

之傳矣　世廟留心聖學每與費宏等討論至當至

足為歎　一箴併註程范五箴頒之天下學宮蓋以廣

太祖之教其為道遠也至矣宜其赫然為中興

令主歟

兵部右侍郎張璁詹事桂萼兩疏論大學士費宏專權威

福大肆奸貪極言醜詆章下所司　甲戌詔補故太子少

保吏部尚書許進謚襄毅　丁丑翰林院編修孫承恩以

先奉手勑命儒臣摘取尚書中善惡事編成韻語以為法

因取唐虞至宋元人君事跡可為決戒者檃括成詩六十

首以獻　上嘉納之賜名鑑古韻語　十一月庚子兵部

尚書李鉞卒鉞長於軍旅料敵奇中在三邊嘗以數千騎

覆虜衆五萬時稱奇捷卒時贈太子太保後十四年子懋

乞誅謚秦檜　壬寅先是張璁桂萼累劾費宏御史張祿
又並劾之　上曰大臣進退在朝廷費宏之休已有旨慰
諭子犯罪過自有公法張璁等各修乃職毋肆煩瀆于是
吏科都給事中饒一貫復言費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六臣
之義固不能無議但其自入仕至今四十年未聞有大過
惡雖其于一時有乖觀于宏大節無損　陛下于其累疏
乞休每不之許此　聖君優禮大臣之道也至于張璁桂
萼之為人平生奸險無一可錄特以議禮一事偶合　聖
心自超擢以來憑恃寵靈凌轢朝士與費宏積怨已久欲
奪其位而居之其所攻訐非真為國家也近者二三大臣

不體朝廷至意蓋知能去宏而不知不能去瑣𤨏也知去宏之易而不知去瑣𤨏之難也何也君子難進易退而小人則不然宏恤人言顧廉恥猶可望以君子瑣𤨏則小人之無忌憚者臣恐瑣𤨏之計得行宏將因此動搖群邪之氣愈增善類之傷無已天下事之將大有可慮者章下所司

十二月癸亥大學士楊一清以災異修省上言臣觀災異如從東山陝江浙湖廣地震不下二十餘次各處雨雹傷稼殞人南北直隸旱荒為虐山東豐沛洪水泛濫遼東有雷雨之變貴州有山崩之警至於江南之人痾江西之虎怪鄖陽之牛禍屢見疊出尤為奇異豈惟近世未聞抑

亦載籍罕有、稽諸傳記、考其證驗、皆陰盛陽衰所致以上下言、則君道為陽臣道為陰豈乾綱下移而威福或不自上出與以人品言、則君子為陽小人為陰豈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趨親而小人在列與以天下言中國為陽四夷為陰豈兵政廢弛而內治不修夷狄侵陵而外攘無方與以治道言、則德教為陽刑法為陰豈恩澤壅于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沮于權門而人無懲戒與　陛下端拱九重委任臣下、然因循玩愒之弊多精明振銳之功少故所用者未必才、才者未必用所行者未必當、當者未必行是朝廷且未能正、況百官乎萬民乎臣願　陛下總覽乾

剛以防欺蔽之漸延攬大臣以資輔導之益覽諸司之章
奏則天下之事得以周知辨臣下之忠邪則聽斷之間不
爲所惑仍飭諸司官員凡朝廷政事之缺失當汲汲修
改者幾事天下生民之疾苦當汲汲救援者幾事至於遺
賢之未盡甄舉忠直之未盡收録讒慝之未盡殄除幽滯
之未盡昭雪明白開陳悉心敷對 陛下廓納善如流
量弘改過不吝之勇歡然聽受毅然施行大要以恤民固
本爲主民心悅則天道和此老臣垂盡之年感恩圖報之
愚悃也疏入 上嘉納之遣司禮監官齎勅諭之一清拜
受于家因以陳謝 甲子大學士楊一清復條陳修省事

宜一祭告以竭修省之誠一寬恤以宣修省之澤一用人以資修省之益一革弊以祛修省之害疏入 上曰覽卿奏皆切于修省之實關朕躬者自有處置其餘所司關與條件當春首降勅頒行 丁卯兵部侍郎張璁等乃訐大學士費宏疏凡四五上攻之弗克乃具奏乞休言臣等既不能積誠以感動 聖聽又不能曲意以阿依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官 上命各修乃職共圖治理以副簡任無再瀆奏 辛未兵部覆議左都督時源條陳邊務三事一實邊軍以禦外侮言各邊軍士悉因管軍官剝削往往逃竄乃以詭名幼小頂補食糧乞取戶口屯田文冊逐一清

查有人者照名頂補無故者從宜揀選不許詭名幼小冒
支食粮撫按平終稽考一畜馬力以壯軍威言各邊各有
收馬草塲近因權豪侵漁以致馬無收放倒失數多今宜
一一清查仍舊收放馬匹經理官員不時點視如有責富
差貧私自乘騎倒死者仍依降級罰馬事例禁治一明賞
罰以勵士氣言各邊報功悉多權要子弟冒功陞賞而有
功者反致隱沒又各邊查勘功次類多延緩有數年不報
以致獲功人員往往奏擾宜分別功次造冊奏繳不許豪
勢權要搶奪要買務紀驗的確即時奏報不許延遲得旨
俱如議行 丙子先是禮部尚書吳一鵬上言清河以北

兗州以南水勢渺茫田廬淹沒請做求濁河湮塞等處或濬故道以通其流或開支河以分其勢巡按穆相言兗南徐北去東海不遠於此開一渠河立以壩閘過水發則分流以殺其勢過水小則鎖閘以截其流庶幾水有所歸不為民患時大學士費宏亦言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汴梁以來分為三支或由亳潁等州地方渦河等處或出宿遷小河口或從懷遠縣至泗州出淮河其勢既分故雖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正德末閘濁河日就淤淺黃河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地方奔赴沛縣之飛雲橋徐州之溜溝等處悉入運河自徐州至清河一望皆

水耕稼失業逓年租稅無從與辦官民船隻通無牽輓之路前數年河溢之患也近来沙縣至沛縣浮沙壅塞隨濬隨湧官民船隻乃從昭陽湖取道往来然昭陽湖積水不多春夏之交湖面淺涸則運道必至沮塞京師歲數百萬之粮何由可達官軍数百萬之衆何由仰給此可憂之甚者為今之計必須濬河等河如舊通流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泛溢徐沛之民亦得免於漂沒巡按直隸戴金又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一自中牟至荊山合長淮之水曰渦河一自開封府至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集口至滄洲出小浮橋曰汴河一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

泄文家集(八)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年間黃河變遷

河白河二道上源年久湮塞而徐州獨受其害若自宿遷

小河一帶併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之處逐一挑濬

使之疏通則趨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可少殺矣

巡按劉櫟又言曹縣梁靖口至武家口一十三里黃河淤

塞必須開濬武家口至鴛鴦口一百一十七里即小黃河

原通徐州故道水尚不涸須急疏濬此係河南歸德地方

俱與徐州相連乞行議處戶部覆言宜塞支河之口又相

黃河水勢向背闢河地勢高下講求疏濬之法

嘉靖六年丁亥春正月己卯朔　丁酉刑科給事中方紀

建等劾兵部侍郎張璁詹事桂萼累疏專攻大學士費宏恃寵恣橫宜加切責以崇大體章下所司　戊戌初南京御馬監太監牛宣以需索鮮戶鋪墊銀被劾宣訴稱舊規于是南刑部言鋪墊之名乃正德以来積弊非舊規也今若聽宣妄引為辭則自今內而郡縣有如昔之科歛貧民外而邊塞有如昔之扣除粮料之計則皆曰此舊規也並從分豁可乎夫東南者府藏也百姓者元氣也宣等者盜府藏而損元氣者也　陛下察之疏下法司　二月己未錦衣百戶王邦奇陞千戶遇詔削級邦奇以詔出大學士楊廷和子深怨望之及奏復舊職又為兵部尚書彭澤所

抑故又然澀乃上疏陳邊事誣濬與汪科宜誅此兩人疏
下兵部覆上言費宏石珤俱廷和黨欲為彌縫而
廷和子兵部主事惇藏匿舊牘令前後奏詞皆不得驗覈
濬弟彭冲又為交通請託 上命下惇等獄令廷臣會鞫
刑科給事中楊言奏郭勛心懷怨望文飾姦言詆辱大臣
惑亂聖聰廷和保全神器歸于 陛下即所擬條格或矯
枉過直然事專為國今去之未幾禍延子孫臣恐全軀保
身之士皆以廷和為口實誰復為國家任事哉 上怒命
逮言與惇併問鎮遠侯顧仕隆覆郭勛所奏皆虛妄 上
謂仕隆徇情回護切責之以楊惇隱匿卷宗褫職為民楊

言輕率妄言調外任用邦部陳言希用降總旗　癸亥大

學士賈宏石珤乞致仕許之宏珤以邦奇之誣各疏乞休

再上遂令致仕　庚午大學士楊一清以賈珤既去次當

及之特薦謝遷以代　上遣行人齎勅召遷來京辦事

甲戌　上觀朱熹著尤溪縣明倫堂銘自得有述一篇乃

云今世降理微人欲熾盛無怪彼之附和者但可惜耆師

生兄弟朋友此一氣而分或相交為友亦不同焉少師楊

一清為余之師守受學于一清有年一旦被勢利之逼

則師之言不從矣楨擧為少保楨學之兄則弟不親矣此

若水為尚書方獻夫之友則友而疎矣吁勢利奪人之速

可爲世戒楊一清言喬宇不聽臣言滔若水背方獻夫之論是誠然者且桂華能持正論而萼之學多自其兄得之未可盡非也　上曰朕閱大典有得而述因嘆兄弟詮桂華桂萼之如此方鵬方鳳之如彼吁嗟之餘抑揚不平近者多事未暇檢讀俟鄉言朕將原稿易之　三月庚辰虜寇宣府入大白陽堡參將關山戰死所部卒殺傷殆盡巡按杜民表以聞　上以宣府一月連喪兩軍切責鎮守太監王琳巡撫周金令立功贖罪　壬午少師大學士劉健卒健洛陽人性簡該重風節在翰林閉戶讀書不事交情就文閱練習典章有經濟才受知　孝廟盡言匡益多

所采納大漸之日召至榻前受顧命累數十言遠事 武
宗會逆瑾導以遊畋荒政屢疏乞請誅瑾皆不報遂謝政
歸閒數巡邊幸江南輒泣不食曰吾死難以見 先帝矣
人稱德進退有大臣之節為近世賢相云卒年九十有四
計聞 上為輟朝諭文靖 戊子少保禮部尚書席書卒
甲午以禮部右侍郎翟鑾為翰林院學士入內閣辦事
庚子兵部言舊例養馬在順天府所屬論地派養此外
更無別科種馬在應天府所屬論丁派種此外別無他役
如有倒失賠補不過此 祖宗制也一頃着有司玩慢漫不
稽數或地歸豪右而養馬累於細民或丁多逃移而種馬

至于凋耗馬政之廢實由于此今宜其令順天府屬縣地應
天府屬縣種有地亡而馬存者即以其馬育之佃主其種
馬昔有而今亡者俟秋成之日以斷賞補則數年之後馬
可蕃息矣詔如議行　四月辛酉河南南陽府屬舊有漢
丞相諸葛亮臥龍岡祠廟巡撫務勝請賜祠額詔名忠武
戊辰上因講官顧鼎臣講洪範稽疑卜筮與蔡傳頗
異問輔臣楊一清一清言曰臣聞稽疑疇內曰雨曰霽曰
蒙曰驛曰克蔡傳釋卜兆以雨為水霽為火蒙為木驛為
金克為土鼎臣以所釋非所欲以驛為土克為金　皇上
為說以答之蓋先主蔡氏所註而於鼎臣之說亦有取焉

臣按漢儒孔安國曰龜兆形有似雨者曰雨有似雨止者曰霽蒙闇陰也驛氣絡繹也克交相錯也至來儒始衍其義為水為火為木為金為土夫三才之數以五為中而土居中位莫之能欲故五行之序水火木金土五事之序貌言視聽思思通土也庶徵之序雨暘燠寒風風亦土也然則雨霽蒙克驛克當屬之土矣 聖諭以五行釋五事而皆以土終之大哉言乎可以破讀官之疑矣土為五行之主克者勝也土能克水水者五行之終故五行皆有克而土之克則行乎水火木金之中土之為克無疑矣驛之屬金金曰從革蔡沈曰從者從所鍛制革者又可革而之他

亦可以見其連絡不絶之義也夫驛居四位者地四生金也克居五位者夫五生土也以此推之蔡傳無差矣　上以爲然　五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辛巳翰林院編修廖道南陳洪範九事一曰五行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連歲畿甸遝動地震者數是土失其性也臣願順五行以法天運二曰敬用五事五事者人君之大德而思者又聖功之本劉向傳曰思之用廢厥咎霧厥罰恒風近來穿霧交作大風揚塵是思之失可徵也臣願順五事以修君德三曰農用八政八政者經國之大要而食與師尤今日之急務也今水旱頻仍飢饉相

繼軍伍耗缺賞罰混淆夷狄倡儀于邊門盜賊充斥于郡縣食與師皆有可憂者臣願修八政以行王道四曰五紀夫日為君象乂衆陽之宗邇者熒惑留度內庫被災而五月朔日有食之陰長陽微不可不慎臣願協五紀以若人時五曰建用皇極夫皇極者大中至中之道也其曰民無有淫朋言民不可立黨也曰人無有比德言臣不可立黨也比年以來朝廷無和衷之美此庶有乖戾之風朋言訛興譸張為幻皇極之道微也久矣臣願建皇極以端治本六曰乂用三德夫剛柔為民性之偏而剛克柔克者乃人君威福之權故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言權不可下移也

又曰臣無有作福作威言臣不可上僭也推不移於下則天下之政出於一、臣不僭于上則天下之勢定於一、臣願明三德以肅和紀、七曰明用稽疑、盖謀之鬼神則機隱而難測謀之卿士庶人則理顯而易知是非大同卽卜筮有不能易者故是非之公議在朝廷則天下蒙其福、是非之清議在草茅則天下受其弊此議治體者所要察、臣願決稽疑以定國是八曰庶徵、蓋時與不時則系乎人君之感召其時也謂之休徵、其不時也謂之咎徵、比年以來民訛物孽及草木之妖、歲時覔出臣願審庶徵以感休徉九曰五福曰六極、夫五福者天之所畀、六極者人之所招、當考

詩書所載殷高宗之事曰封建厥福曰壽考且寧即福與富壽與康寧也高宗何以得此曰攸好德耳如曰台恐德弗類兹以正四方則畫治勤矣曰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則任相專矣曰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則求言切矣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暨厥終罔顯則講學遜矣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則敬天愛民誠矣曰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則行政慎矣然其要在于法祖故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臣願定福極以立世則則嘉靖之治允垂萬世即高宗下足侔也疏入　上嘉納之

臣按文學侍從之臣必因其所好而箴之則其言易

入是時　世宗方講尚書而又留心於洪範即其疑
顧問臣之講而信楊一清之說則好在洪範可知蓋
道南陳洪範而緣時事凡日食地震物怪人妖與夫
威福之柄是非之公休咎之徵無不謹書而備錄之
凡以高宗法祖為言　世宗以祖為法真得翰苑之
體矣其後以不避忌諱為時相所黜然不久而卒後
位豈非洪範之陳有以當其心而然與
甲申詔改起用尚書羅欽順為吏部尚書遣官即其家從
使就道乙酉　上諭內閣令講官及翰林院官日輪一
員將經書通鑑撮其有關君德政事與修者之道者直錄

其義以贊其所未曉大學士楊一清以經書淵微通鑑浩繁有難一二研究宜將大學衍義日輪一官講析其大義參以時事明白敷陳則經書格言通鑑要旨盡在此書而治國平天下之道舉而措之不難矣 上曰日逐進覽恐不得精宜五日一進講不以寒暑廢庶得探索精研一清請于三八日各輪一員專講 上曰卿免侍班貢講等日輪一員進講如有召問不在此例

臣按經史要旨悉槩括於大學衍義一書尤人君為治之門也眞德秀成之于宋而當時之君不能悉見諸行事我 太祖書於廡壁日夕觀覽 列聖講於

經筵未能詳備至　世廟納一清之言講有專官
日一講不以寒暑廢此其勤學之美蓋又上　祖
考而遠超前代者德秀之意至是其遂乎
六月丙午總理河道侍郎章拯言黃河濟漕因為國家之
利而氾濫無常則為地方之患今濟漕者有二處一曰孫
家渡在滎澤縣一曰趙皮寨在蘭陽縣北皆可引水南流
以殺河勢但此二河通亳州渦河東入淮又東至鳳陽長
淮壽春王等園寢為患叵測惟考之寧陵縣空河一道通
飲馬池至文家集又經夏邑至宿州符離橋出宿遷小河
口趙皮寨文家集凡二百餘里其中壅塞者宜大加濬治

無水勢易殺而圍寢亦無所患乃為箚說以聞工部請從
極議 上然之命極等刻期舉工 丁未贈故江西瑞州
府知府宋以方為光祿寺卿廕一子為國子生以方湖廣
陰陽人守瑞州時濠有反狀因繕城塹集民兵以備之濠
使至不為禮所徵索皆不應濠中以他事逮繫南昌獄就
繫之明日濠遂反械以方至舟中以方罵濠不屈赴水死
至是巡撫陳洪謨上其事故有是命 癸丑 上重刊大
學衍義大學士楊一清請 御製序文冠諸首明日 上
臨經筵講畢 御製五言古詩一章并序一首寫示內閣
楊一清依韻恭和以進 上覽畢賜璽書有忠誠鑒列之

褒及勉以協恭輔導總集成一冊名曰翊學詩　丙辰大學士謝遷疏辭召命　上曰任賢求舊惟朕本懷納誨輔德尚資耆碩宜勉為朕一出以副眷倚至意　戊午始命歲貢生授教職　甲戌　上以災異修省諭大學士楊一清曰朕自己過不能已知而或德有失政有缺者朕與卿等當加省悔卿等當速進言之若不忍明言便當密疏直說使朕改圖庶幾上承天意方可無負卿其勿憚勿吝

臣按修省無過求言而改過斯可回天當時輔臣侃侃能言者必歸于一清當極道災害之由凡君道臣道君子小人中國四夷德教刑法既以條陳無隱而

後悉修省之誠修省之澤修省之害　世宗嘉納頒
行可謂諫行言聽矣至是尤與速言之寄蹶之所以
負望者無所不至人臣遇此豈非萬世一時乎蓋其
經筵之上講究大學衍義務而于求諫不咈改過不吝
古聖君能成其德為必深有當乎其心耳甚哉經筵
有益於君德而一清造就之功不可誣也
七月乙酉南京禮部尚書邵寶卒寶無錫人為江西提學
副使累陞右副都總督漕運以忤逆瑾致仕後起今職至
是卒謚文莊寶惇學有行誼所著有史學簡端錄士論之重
臣按邵寶性度端雅有古人風事母至孝年踰六十

朝夕不離左右、為戶部侍郎、乞終養、大臣交薦不起、世宗不忍奪其志、仍勅有司存問其母、初為江西提學、教尚道義、以身為教、一時士風丕變、嘗曰、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觀其撰章朝祠堂記、一以程朱為宗、取伊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說、而著日格子十二卷、又倣朱子社倉法、行于許州、蓋將終身服膺焉、同時有詆毀程朱者、辭而闢之、其曰不願為假道學、蓋粹然一出於真矣

己丑、南京刑部尚書林俊疾革時、具疏願 皇上懋志聖學、潛心孝理、信任忠賢、廣開言路、保養 聖躬、調和元氣

且預辭身後祭葬章下所司　己巳　上諭輔臣曰朕思每年初度請于朝天等宮建齋以祈壽夫人君欲壽非齋醮所能致果能敬事上天凡所戕身伐命之事一切致謹則必得壽矣以齋醮為乎今欲將內三經廠與外二寺凡遇初度一應齋醮悉行革去止着朝天宮如故夫革三廠二寺之齋者所謂省一分有一分之益之意存一宮之醮者蓋為春祈秋報之意朕此意欲言已久恐人議朕偏向特於卿等言之庶見崇王之意

臣按保身立命者壽戕身伐命者殀蓋壽殀非自外來也若以壽之故而設齋醮以齋醮之故而費民財

豈但壽不可必而且無以壽國王道似不如是哉
世宗致謹于戕身伐命之戒而止為春祈秋報之舉
崇正闢邪真中興之偉烈矣
八月甲寅初以陝西之役推功楊一清命賈詠擬勅加恩
一清疏辭 上遣內臣諭旨一清復上疏以為陝西之捷
陛下神威聖德諸將協力成功雖王憲不得專美豈臣
身在朝署可得攘為已功且殿學非賞功之官武蔭非無
功可賞 上察其誠免賜蔭餘如前旨 甲子光祿寺少
卿黃綰訟王守仁等平宸濠功 上命給守仁券祿 巳
丑廣西田州賊黨王受等為亂受入思恩執知府吳期英

封其庫藏以鄉兵守之于是千長高貴等遣壯士由間道
入城為內應夜引兵奪門殺守者二十餘人收龍府印庫
物送期英時受攻武緣甚急參將張經堅壁拒守頭目許
用與戰斬其渠帥一人衆皆披靡賊乃遁去都御史姚鏌
以捷聞 上以賊鋒雖挫首惡未擒仍命王守仁亟督兵
撫勦以靖地方 九月壬午徐溝縣民韓良訐告張寅係
妖賊李福達變易姓名山西巡撫江潮巡按馬錄按拾其
事坐以謀反重罪時武定侯郭勛遺書馬錄為訟其寃錄
并劾勛 上責勛對狀刑科給事中張逵等復劾勛黨逆
上從之因命各犯械繫赴京集三法司會問時韓良及

證者面指張寅為李福達寅語塞刑部尚書顏頤壽具獄
如江潮馬錄言　上令午門外更訊頤壽仍執前詞　上
請薛良等已經畢昭勘問招罪今乃扶同入人重罪朕
親鞫于逸楊一清以黼扆不親獄訟乃已仍會訊之頤壽
等乃改擬張寅造妖言律　上曰改擬妖言亦不見妖書
令戴罪辦事行取原勘官面加質證言薛良昔與張寅有
隙將李伍妄作李福達並無反亂等情　上怒三法司支
調但以一良當罪今頤壽及江潮等同下三法司用刑
推究　上以諸臣不稱任使命　桂萼等究明奸攜大獄
萼等因言給事中御史踰上行私　上以為然具得張寅

被誣之狀命差官代還馬錄以故入人罪未決擬徒上以擬為輕欲坐以奸黨律等謂張寅未決而馬錄受死恐天下不服宜發邊地充軍旣而諭楊一清等曰馬錄首事害人罪有所歸與其僇及後世不若誅及其身以從舜典罰弗及嗣之意一清曰錄無當死之罪律無可擬之條若法外用刑人無所措手足矣上不得已從之

臣按薛良之挾讐張寅之受枉馬錄故入人罪顏頤壽扶同執問世宗再令詔獄鞫得辨雪錄乃遣戍恤無棄正法律其英明果斷蓋千載所無雖論其情欲置之于死而按其罪姑從之以律一清折獄之妙

也卒之君不廢法民不受枉雖皋陶何以加此

致仕大學士梁儲卒子鈞請謚部議以立身輔政有于公議　上以先朝舊臣謚以文康

臣按梁儲請謚禮部以為公議所下而　世宗獨以文康與之始嘗疑其為過謚然考其履歷則知文康猶不足以盡之也儲當武宗朝權奸柄事難言色無所忤於權奸而陰能扶持正人觀其不草泰府之乞地不草威武之自稱至建儲一節即宸濠江彬之謀皆毅然不聽而定策以迎　世宗成中興之治厥功偉矣當時臺省詆儲厚積而部議亦以為然及沒無

何而子孫不免窮餓公議安在哉 世宗不從而謚

以文康匪獨感其迎立之勳抑亦賢其立朝之績耳

十月辛亥初哈密撥為土魯番所破餘衆走入塞散處諸城前後千餘人並就屋以居貸田以耕邊臣因撫留之聞從官軍逐虜有功輒加賞賚所得鹵掠輒與之及是其首以塞地不足以資居種請奏量給兵備趙載以為宜使人告諭諸夷宜感國厚恩責以輿從哈密大義量給衣食不得妄有陳乞俟復哈密別為議處都御史李珏以聞下提督尚書王憲議憲言土魯番獻款求和哈密興復計日可待而酋長忘其故國乃有所求此未可許也且夷性無厭若

撫善事上官率與薦名甚郡縣又為鹽司之府庫矣如之何民不窮且盜耶臣惟　皇上欲宣德流化必自近始近必自內閣始誠令內閣得人則靖明之治可致臣見每年進表朝覲官率以餽送京官為名科索小民怨聲載道宜加禁約犯者勿赦　上命都察院訪察犯者以贓論

臣按今天下水旱頻仍飢寒迫體即賢有司撫綏周卹猶恐不能救也乃科罰無章征輸無藝買置珍奇綺麗交結上官即為上官所親厚者悉厚遺結納為之稱說而至於循良之吏躬行敦朴不要聲譽乃彼此交謫以為無能習尚如此民不堪命已匪一日矣

及其朝覲入京又以官之崇卑為賂之厚薄雖云內閣以部院為府庫部院以監司為府庫監司以郡縣為府庫而究其實則府庫皆在郡縣而郡縣則在生民今瘵痌已極則生民府庫已耗匱無餘而猶朝鞭暮朴使其鬻子賣妻彼郡縣者藉此以愽一身之榮擢而監司者且以為才郡縣也交章薦剡豈不倒置之甚哉　世宗令都察院訪察而以贓論嘉謨可以禁之耳然轉託以密送者尤不少減非清源之道也必也責令巡按凡請廉者皆廉貪汙者皆劾則賂遺之風不禁自止矣

十二月甲午大學士楊一清等言近畿八府土田多爲各監局及勢豪之家乞討或作草塲或作皇莊民各失其常產非納之死地則驅而爲盜耳旣往無論已自今以後凡有請乞絕勿復許小民控訴乞賜審斷使畿內之民有所恃以爲命 上曰卿等所言甚合朕意令戶部推侍郎及科道官有風裁者各一人領勅往勘不問皇親勢要凡泒請乞及額外侵奪民業曾經奏訴者查冊勘還各項草塲亦有將軍民地土混占者一體清理外省令巡按御史按行諸王府及功臣家惟 祖宗欽賜有籍可據者則已其餘近年請乞及多餘侵占者悉還軍民事竣具上其

籍承委官有畏避權勢者以狀聞

臣按漢光武時有言河南南陽不可問者蓋以其地多近臣多帝親故田宅踰制小民侵占耳 世廟因「清之踈清理京畿而暨及天下不惟将来受其賜而且既往懲其愆彼近臣帝親孰不懍然守法乎

十二月甲辰 上諭戶部以鹽課接濟邊儲泉貨流通民用俱當今急務邇来鹽法之壞由于私鹽盛行官鹽阻滯錢法之壞由于私鑄者多官不為禁其速議區處禁約事宜以聞戶部尚書劉文盛奏曰臣等思欲救正今日之弊必先申明 祖宗之舊制又在 朝廷之上杜奏討之門

而奸無所私絕占窩之弊而商有所資然後鹽法不致阻壞矣至于錢法必奉行之吏參酌物情使市肆無擾宣布條格俾偽為者不容然後錢法得以通行因條鹽法五事一禁私鹽二禁占窩三禁奏討四明限期五添刷引錢法三事一恪遵錢制二嚴禁私鑄三嚴禁私販　上以文盛議皆可行第餘鹽官買未審於民便否令巡鹽御史再議以聞自後有奏討殘鹽者户部及該科叅奏重治錢惟禁私鑄之偽惡者餘不必禁　戊辰詹事霍韜具陳　太祖舊章及近來有合者條奏以聞一言洪武中令天下多䰟桑棗而北方尤宜今令六軍萬姓仰食江南甚非策也還

一漕河遷徙南土災荒将安仰給乎必興治北方水利勸課北方農民栽種北方桑棗此今日至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沿邊巡撫官誠能查覈軍伴招集游民給以農器使耕邊地則數年之後可以盡闢也一憲綱以農桑為衣食之原督守令用心勸課此巡按責也今則徒為文具未嘗言某守某令興過水利幾何勸課農桑幾何此非巡按失職而民生所由以寡遂乎一言諸司職掌所載各處蕭閒陂地可引水灌田者不時修復洪武初諭又言陂塘湖堰可蓄可洩者皆因地勢修之今誠行焉不惟可興水利以灌農畝亦可分殺河

患不致潰溢一言職掌所載內外軍職俱有定額今則陞
授漸多衛所不足乃有浮于原額幾倍濫乞勅兵部查覈
其數一言洪武中軍職子弟未及二十歲者不許襲職至
年二十乃比試初試不中者食半俸再試不中者降充軍
雖行世襲之制而實與考選之典乃今悉賂權貴不拘年
限即與比試雖乳臭小兒無不中者乞嚴納賄之禁舉比
試之實一言 成祖既平交阯問陞賞孰便夏原吉對曰
賞費于一時有限陞費于後日無窮多陞不如重賞故惟
陞首功餘皆班賚有差邇年奏捷者帶奏者緝獲妖言幾
捕獲賊盜者皆巧立名色以冒陞職去 祖宗遠矣一官

洪武中令天下生員兼讀誥律教民榜文又言民間子弟兼令講讀大誥三篇令儒生不知誥律久矣仍令禮部刊行大誥諸書嘉惠臣民 一言僧道度牒當與對冊如寺觀一所則併居其衆 一言永樂中有軍民子弟私自削髮為僧者併其父兄發北京為民種田蓋奸民避罪及惰民不力田者俱欲為僧今惟懲之不惟遊方可固而貧民亦得其所 一言景泰中令各寺觀田土每留六十畝為業餘以給民佃種此令一行不惟奸民不利田畝不為僧道度小民亦得田土而不為僧道所兼併矣疏入詔下所司知之

臣按霍韜此疏皆經國實務非書生之臆說也北方

之民不習農業撫按之官不勸農功武職以賄襲職而不知韜畧弓矢文士以藝相高而不知講讀誥律梵宮緇流簧鼓愚俗而奸雄藏匿乘隙為非此後世因襲之弊而無有能言之者謂取　祖宗之所已試者而欲　世廟行之復祖救時其謀慮遠矣

庚戌大學士楊一清等言問住太監張永嘗正德五年寧夏寘鐇之變受命總督能討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下獄伏誅宸濠之變隨　武宗南征時逆賊已擒而張忠等猶搜求餘黨求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手握重權人心惶懼　武宗晏駕遂討擒之君承者誠

不易得乞賜起用則內臣皆知為善之有益而勉于效忠矣上然之乃起永提督團營　丁巳吏部尚書羅欽順進所繪禹跡九州圖　己未上以團營重務為國家第一事諭大學士楊一清一清等謹陳六事一曰慎簡提督文臣蓋以兵部不應兼管營務乞舉素負才望諳曉兵政大臣專設一員以提督之二曰嚴擇將領官員蓋以所任多膏粱紈袴不閑軍旅宜推舉將官曾經戰陣者付以蒐選教練之任三曰慎選戰鋒官軍蓋以出兵禦敵必使鋒銳者當先任其衝突監立不動俟其少却奮以乘之今宜大簡各營分為等第選其勇健者二千人為一等就中又

選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一千人以為戰鋒專備征調
曰時訓練以求實用盖以把總官雖知號令而軍士徒應
故事必使營中官軍目熟旗旗之色耳熟金鼓之節足熟
進退之度手熟擊刺之法與之講解通曉號令既熟則節
奏不差矣而又簡一二人為師聽其教習責以成功五曰
禁科尅以作士氣盖以管糧等官科斂多端所存無幾宜
自後假借科斂者以軍法痛懲之六曰查處京營馬匹盖
以營馬多瘠固係失養亦由軍士貧難故耳訪得各軍一
年全支草料者凡三月餘月折穀所折不足以供五以往
獘宜諭户部量增其数以卹貧軍而重懲其失養者則獘

罰者無辭矣　上令兵部如議行

臣按國初為三大營景泰分為十營成化分為十二團營正德更為東西兩官廳管操官曰提督於公侯伯都督內推選先時以兵部尚書或都御史領之至是特設提督一員初名贊理軍務後改恊理戎政其事專其責重後復以科道廵視則其法不盍容耶一清六事之陳凡今之為團營者皆當以此為凖

兩朝憲章録三卷終